

石雁室过年

国内已经是大年初一的中午，加州却还是除夕夜的晚上。石雁室同学还在做实验，戴着防毒面具和手套，拿着镊子和螺丝刀。旁边放着手机，手机不停振动，但久经考验的砖工石雁室目不转睛，全神贯注地拧螺丝。国内家人正在聚餐，遍吃饺子少一人。想想就知道，三姑和五婶一定在互相折磨对方的儿子，“什么时候找对象？”“哪门功课学得不好呀？”他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加州做实验，正好落个清净。

石雁室是斯坦福大学第三年的物理PhD，主业是给真空系统拧螺丝，业余爱好是寻找学校里的free food。他平时无忧无虑没心没肺，但最近却像是陷入了无尽的深渊。

实验物理的PhD最害怕两件事，第一是仪器坏了，第二还是仪器坏了。石雁室组里的仪器最近就被他自己搞坏了两回。仪器坏了要修一周，别人也做不了实验，于是全组同学开开心心地休了两周假。然而石雁室推脱不了责任，因此最近几天一直加班加点地修仪器。

不过石雁室除夕夜还在修仪器，却并不是因为他热爱科研，而只是因为他没地方可去。今天下午时组里的中国师兄用吉他弹《步步高》，另一位中国师姐在实验室看春晚录播，一个印度博后对中国风俗深感好奇，伸头探脑问东问西。石雁室觉得周围一片喜庆祥和的新年气氛，连螺丝都仿佛容易拧了许多。快到饭点了，他高高兴兴地问大家要不要聚餐。结果师兄要回家陪妹子，师姐约好了去看电影，印度博后还得去接娃。这时他才想起，今天是除夕，而他最近忙得焦头烂额，完全没有安排。于是他只好去食堂匆匆吃了顿饭，回来接着做实验。

他觉得周围一片寂寥，于是打开了手机的功放，拿《春节序曲》当背景乐，然后继续拧螺丝。结果越听越不是滋味：曲子婉转低回时，他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异国做着实验，不禁一声叹息；激昂高亢时，他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异国做着实验，简直悲从中来。一首曲子没听完，他按了暂停，摘下防毒面具和手套，废然长叹。

这时身后的仪器突然说话了：“这音乐挺好听的，为什么停了？”

石雁室连忙回头：“PLD，你吓了我一跳！”

他身后这台仪器名为PLD，全名叫pulsed laser deposition，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子，嗓门也格外洪亮。PLD接着说：“我从来没听过你们中国的音乐，感觉还怪热闹的，有点像1812序曲。快接着放，我想听完。”

石雁室不情愿地接着放音乐，吐槽说：“哪里像了，1812序曲一副俄罗斯人战无不胜牛哄哄的样子，我们春节序曲就是热闹。”

旁边的另一台仪器MBE也应和：“PLD一个大老粗，懂什么音乐呀。中国音乐注重旋律不重节奏，跟你们那些西洋乐曲不一样。”这台MBE（全名是molecular beam epitaxy）有一大半原件是从中国买的，因此一直自称是ABC（America built Chinese）；最近美国总统换届以后，他干脆改口说自己是中国人了。

STM（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）这时插话：“你们先别聊音乐，看石雁室现在心情这么糟糕，我们还是安慰他一下。”

众仪器都噓寒问暖起来：“石雁室你最近怎么了？”“是不是找不到free food呀？”“又被老板push了吗？”

石雁室摆摆手：“你们都安静点，让实验室别人听到了岂不是要吓一跳。”

MBE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只有你能听得到我们说话，别人听起来无非是高了几分贝的噪音。”

石雁室来了美国才发现，自己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叫仪佬腔（machine tongue），能听见仪器说话。之前好几次，实验室的同事发现他对着一台示波器喃喃自语，还以为他疯了。从此以后他就只在一个人时才跟仪器们聊天。

STM关切地问：“是不是最近被老板催得紧了？”

石雁室说：“那倒没有，老板最近开会不在，大家都比较水，每天只工作十一小时就各自回家了。”

PLD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我看你是急着想发paper了！”

石雁室说：“那也不是。paper有命，毕业在天，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，尽人事而知天命吧。”

数字万用表个子小，嗓子最尖：“你肯定是想家了！赶紧跟你父母通个电话！”

石雁室说：“确实惦记父母，不过昨天东八区过年，电话早打过了。他们在国内过得挺安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”

MBE一拍自己的真空泵，恍然大悟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其实是想吃国内的东西了！”

石雁室激动地站起来：“知我者MBE也！”

MBE自矜地抱抱拳（因为它没有拳头，只好抱抱effusion cell），“承让承让，我也是一台中国仪器，自然懂得，思乡最甚的一定是胃嘛。”

石雁室说：“MBE所言诚然不假。我原来在家过年，总要吃‘硬四盘’，乃是红扒猪肉条、清蒸羊肉、黄焖鸡块、红扒丸子。另外还有各色馅料的包子饺子，瓜子杏仁大榛子，铜锅涮羊肉，黄河烧鲤鱼。当年我经常吃得嘴角起泡，上火不止，还嫌过年饮食不健康。可怜我今天，去了食堂，只能吃墨西哥大饼与火鸡肉！前不见火锅，后不见对夹，望汉堡之成山，独怆然而涕下！”

他说完兀自神伤，却看到实验室里各个仪器笑成一团。他不禁恼火：“你们不能帮忙也就罢了，还要嘲笑！”

PLD说：“谁说我们不能帮忙？”

MBE说：“能帮忙的正是我们。”

STM说：“当然，真正的带头大哥，还是AFM。”

AFM个子瘦小，平时也内向，石雁室平时不太能注意到它。这时它说起话来，仍然有些拘谨：“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AFM，全称是atomic force microscope，却可能并不知道我的小名叫automatic food machine，也就是自动食物机。我们前几天商量起来，还在想什么时候给你露一手，让你尝几道家乡的菜。”

石雁室颇感犹豫，他觉得这些仪器平时到处都是有毒元素和机油，不知道能做出什么农业重金属的菜来。他正在摆手拒绝，PLD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扭扭捏捏不像样！来，我给你做一顿饺子！”

石雁室大为讶异：“你还会做饺子？”

PLD说：“老夫名叫PLD，外号就是particularly love dumpling（尤其爱吃饺子），自己做一锅饺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问问MBE，我的饺子好不好吃？”

MBE不屑地说：“你的饺子确实是大有进步，但比起我的包子还差得很远。”

石雁室更加吃惊：“MBE你怎么又会做包子了？”

MBE说：“我从小爱吃包子，那个设计我的中国工程师因此才管我叫做MBE，意思是major baozi eater（重量级包子吃货）。后来我独自来到美国，一旦想家就自己做顿包子吃。”

STM说：“你们的主食足够了，我来给石雁室做顿素菜。”

石雁室问：“你的名字STM，是不是跟素菜有什么关系？”

STM回答：“说来惭愧，以前每次众仪器聚餐，我都出一道豆腐煮蘑菇（stewed tofu & mushroom），因此才被他们叫做STM。”

PLD大声道：“闲话少说，大家开工！”

一时间机器声鼎沸，STM切菜，PLD擀皮，MBE和面，小个子的万用表示波器和直流电源也不闲着，上蹿下跳，递工具剥葱剥蒜忙个不停。再看AFM更是尽显神通，红扒猪肉条、清蒸羊肉、黄焖鸡块、红扒丸子四道菜一起开搞。不过十几分钟，四道肉菜、一道素菜、一盘饺子、一屉包子，全都热腾腾地摆到了石雁室面前。

石雁室拿着游标卡尺递过来的筷子，先夹了一筷子清蒸羊肉吃，不禁赞不绝口。他含着泪花，向各个仪器说：“多谢大家款待！”

PLD大声说：“不客气，我们还得谢你呢！一年到头每天做实验，可把我们累坏了。多亏你把仪器搞坏了，我们才能休两个星期的假！”

石雁室面有苦色：“你们是休假了，我毕业还遥遥无期呢。”

这时角落里的YAG激光笑了出来：“石雁室同学，所以说你还是太年轻，想法简单，有时候很天真。你知道为什么老板要求每个人毕业前都学会如何使用我YAG激光吗？”

石雁室迷茫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YAG激光道：“说来惭愧，这个YAG也是个无聊的谐音：”

全实验室的仪器齐声说到：“You'll all graduate!”